

2405

纳雍文史资料

第三辑



政协纳雍县委员会编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
一九九一年十月

91

政协纳雍县第四届委员会主席、副主席、 秘书长、常务委员名单

主 席	李哲生			
副主席	张兴云	王景才	周兴志	胡伯乐
	刘光华	罗程华		
秘书长	王念			
常 委	李哲生	张兴云	周兴志	谢笃恭
	赵传智	郭成相	朱文英	肖亚隆
	杨应德	吴道频	陈文祥	胡 迅
	谭正邦	李德孚	卢桂生	袁 珊
	吴昌恒	刘光华	罗程华	马明初
	程洪云	杨 敏	王祖鹤	陈清恒
	张 超	李玉筑	杨秀平	胡伯乐
	王景才	李 俊	李忠华	王 念

EB16/39
政协纳雍县第四届委员会
文史资料委员会名单

主任 禄新雨

委员 王 念 王家法 王明富 陈文香

张 超 谌世杰

办公室主任 陈文香

目 录

纳雍解放斗争史轶事

- 对驻 271 师军代表脱险采访记实 王景才 (1)
- 解放军在左岭戛痛歼叛匪李成举 饶贤才 (8)
- 叛军保一团团长李成举的可耻下场 王景才 (10)

民族宗教

- 基督教传入纳雍及其活动 杨松 (13)
- 解放前纳雍县境内基督教传播活动述评 李正仙 (28)
- “穿青”的历史地位 王景才 王家法 (38)
- 穿青人的社会文化 王家法 (46)
- 穿青人的傩文化——“庆五显坛” 张坦 (59)
- 彝族的“图腾”及其习俗和服饰关系
..... 罗永华 禄新雨 (68)
- 纳雍苗族梗况 陈茂林 (72)
- 纳雍的苗族刺绣 汪银才 (76)
- 大义凛然视死如归
——怀念祝绍伍同志牺牲四十周年 杨松 (79)

民族教育、体育

- 马场民族小学发展史话 陈文香 (83)
- 义中解放前后发展教育史话 张儒生 (89)
- 大定私立志成小学 王永朕 (91)
- 苗家芦笙舞跳到北京城
..... 罗世光 口述 禄新雨 整理 (95)
- 苗族滚山珠 刘世亭 (98)

政协委员生活记实

第一届全运会马拉松第三名

- 获得者——张世清 陈文香 (102)
参加工作四十周年的回顾 王景才 (107)
执行国家宗教政策，引导宗教健康发展 马显文 (130)

灾情记实

惨痛的灾难、沉痛的教训

- 记过狮河翻船事故始末 陈文香 (134)
木井灾情及灾后变化情况 陈文香 (138)

其 它

- 我县第一座水电站——杨家河电站 张福青 (148)
我所知道的陈金华 **陈武昌** (151)
吊猴儿关古战场 傅传跃 (153)
《纳雍文史资料》第二辑勘误表

对驻 271 师军代表脱险采访纪实

王 景 才

阳长战斗，是纳雍解放斗争史上著名的一次战斗。这次战斗涉及敌我双方兵力 7000 余，战场涉及今鬃岭镇和阳长区的七个乡（镇），约百余平方公里。敌人方面的兵力有：起义后又叛变的贵州保安 271 师所辖的保一团、保五团和独二师辖的保十二团等三个正规保安部队，兵力约 3000 余人；还有水城县的杨正斌、纳雍县的安庆吾、余跃先等封建地主、土匪武装 2000 余。我方仅有驻水城县的解放军 141 团团直及一营以及水城县党政军共计 1600 多人。经过三天的激战，我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突出重围，完成了战略撤退任务。

上述重要历史，《纳雍党史》、《纳雍文史资料》，已先后征集、整理和出版过。对已出版的这一史料中，有关我驻起义的保安 271 师师部军代表脱险的史实，笔者仅对亲身经历者王海银（军代表、供给干部）、张振甲（师军代表领导王之翰同志警卫员）采访之后；只作概述描写进去。1990 年 11 月，有幸在北京市万寿路 28 号 45 楼丙门 2 号走访了当年驻 271 师军代表的领导王之翰同志，才把这段历史补充得更具体。

王之翰同志在解放毕节后的 1952 年 6 月前，曾任过毕节军分区政治部主任，中共毕节委委员，毕节行署副专员。对毕节地区的解放和政权的巩固等工作都作出过一定的贡献。他离休前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学院某部政治委员。

下面是他介绍我驻 271 师军代表在阳长脱险的历史：

贵州保安 271 师，是在 1949 年 12 月中旬，随其师长刘鹤鸣起义的。该师下辖三个团，即保一团、保五团、保六团。起义后保五团随其师部驻水城；保六团先驻水城后调纳雍就粮整训，后调驻织金；保一团先驻郎岱县的六枝岩脚（今六枝特区岩脚），保六团从纳雍调织金后，调其驻纳雍。

中共毕节地委、中国人民解放军毕节军分区，为了把这支部队改造成革命的队伍，于 1950 年 2 月决定从驻军 47 师、军分区抽调干部，组成军事代表团，派驻 271 师所辖的团营，帮助其对全体官兵进行思想政治方面的教育。干部抽齐后，集中学习了四天，于三月初先后到位。

我驻 271 师的军代表共计十一名（含警卫和勤杂），其中政工干部有我、郭持平（王之翰的秘书）、警卫员张振甲、李桂廷等三人；马夫、挑夫各一人；供给干部徐敦伦（供给处处长）、王银山等三人，警卫员一人。

军事代表团分别到师、团后，首先对部队进行了一次点验，进而根据其思想情况，对他们进行全国解放大好形势的教育和新民主主义、社会主义的教育以及解放军《约法八章》的教育。

271 师师直仅三十余人，师长刘鹤鸣、副师长谢尚农、参谋长刘剑锋。谢尚农起义后有留恋国民党的情绪，表现顽固，其余表现较好。为防止谢尚农在起义部队中起破坏作用，借故请他到省、地交换工作意见，把他与部队隔离起来。但问题还是不断出现。三月下旬，保五团官兵谣言肆起，叫嚣国民党蒋介石要反攻大陆。一天，保五团有个副团长（名字记不清）找我提了三条意见：1、他们的副师长谢尚农为什么还不放回来？2、解放军驻水城部队为什么夜间在他们营房后面的山上站岗？3、要求对起义的每个士兵每月发给几块小洋（银元）的薪饷。我

针对这三条意见向他解释说：谢师长因省府工作需要，过几天就会回来的；解放军在你们营房背后站岗无此事，属于误会；要求发军饷是应该的，当前因财政有困难，请士兵们谅解。之后，他才回去了。

我根据保五团所暴露出来的情况，把师直和团的全体官兵集合起来，对他们进行一次较为系统的形势教育。会上，狠狠地揭发和批判了所谓国民党蒋介石“反攻大陆”的谣言。三月下旬，我们又获悉起义的保安独二师罗湘培在安顺叛变。接着又获悉驻纳雍的保一团与驻军 141 团三营发生武装冲突。为缓和保一团同纳雍解放军的矛盾，派师长刘鹤鸣前往调解。刘鹤鸣走后，271 师师部全由参谋长刘剑锋负责。紧接着收到毕节地委、军分区的指示，令驻水城的解放军撤到大方县驻防。行军路线有两条供选择，其一是经纳雍与 141 团三营会合到毕节；其二是经水城的南开入纳雍境到毕节。又令驻 271 师军代表随同师直和保五团调金沙整顿改编。我们遵照指示，随同起义部队于 1950 年 4 月 4 日从水城出发，当夜宿营于水城小河边。

水城小河，坐落在一个山沟沟里，居民不多。虽然穷，但也仍有二三户富户，他们是靠办小铁厂起家的，修了几间比较像样的大房子。我们到该地还未号定住处，刘剑锋参谋长前来说：“鉴于保五团内部很复杂，为了你的安全，建议你别住大房子，住小茅屋。”我按他的意见办了。

我们从水城起程时，解放军驻水城部队撤走的路线未定。5 日清晨，我们刚由小河出发，141 团骑兵送信给我，通报了他们的行军路线是经由纳雍与 141 团会合后再到毕节。这时，我才发现有一个荷枪实弹的保安兵跟着我。我追问刘剑锋这是干什么的，他说：“因保五团内情况复杂，此人很可靠，枪法又好，

派他保护你”。下午我们开抵阳长时，刘剑锋安排我们驻师的几个军代表和警卫勤杂人员一起，住在阳长街背后靠近后山的几间房子里，每间房子均有后门通往后山，后面还有一座石碉。从战略的观点看，这个地方退有路，守有碉，对我们十分有利。住下后，我就带起警卫员出去调查了解保五团的驻防情况，发现他们在五里坪驻一个营，阳长河边驻两个加强排，距我住处不远的猪圈边还设有一道岗哨。根据保五团的兵力布署，似有备战之势。我刚转到驻地，就收到了271师附官马守约的信，内容大体是说：保五团叛变了，你们已被叛匪首罗湘培的部队包围了，建议离开阳长。我立即命令秘书郭持平集中驻师的全体人员作好战斗准备；命令马夫备马备用；命令驻保五团的军代表孙连忠通知该团的军代表立即集中。我对孙连忠说：能弄到枪弹、手榴弹之类尽量多弄些来，以备作战时使用。当时我想，将驻保五团的十多名军代表集中起来之后，我们共有二十多名解放军武装，万一叛匪保五团向我们行动，就采取三个作战方案：1、突围过阳长大河那面去，争取逐步与我军从水城开来部队汇合；2、万一突不出去，就退进石碉坚守，以待援军；3、从背后爬山同叛军抵抗。刚安排就绪，警卫人员报告：271师军需处主任何克孝带着两名军官来见。此刻何克孝的到来，是好心还是恶意谁也不清楚，但不接见又不好，我即命令郭持平安排好警戒，一面迎接何克孝等三人。我把三人让进屋后，让他们坐下，我站在门边叫他们讲来意。我不坐而又站在门边的目的，是防止何克孝等不怀好意，若他们一有不轨行为就先把他干掉。何克孝等老实地坐下后即对我说：“王主任，你们被罗湘培的部队包围了，请你们设法突出去。”我镇静地对他们说：蒋匪帮的八百万军队都被消灭了，罗湘培算老几。他这样做是错误

地估计了形势，必然自走绝路。你们回去，要很好地教育和领导好你们的部队，如果罗湘培来进攻，就指挥与他战斗。对于具体情况，我会找你们的参谋长刘剑锋商量。

把何克孝打发起身后，我又带起警卫人员去找刘剑锋。到他的住地时，他同其妻子单独在屋里，旁无一兵一卒。我怕他的屋内有伏兵，即令他出来到一个宽阔的旷野。我对刘剑锋说：“据我收到的情报，保五团现在很不稳，令你把他们集合开到河对面去。”当时，我是这样想的，如果保五团能开到河对面去，就减轻对我军代表的压力和威胁。刘剑锋答复说：“现在保五团不稳已是事实，集合不得，一集合更不稳。”我想，保五团的叛变已经注定，刘剑锋谈的越集合越不稳有一定的道理。现在保五团的叛变还未公开化，集合就会公开化的，那就随便吧！我就立即返回原处。这时天近傍晚，但孙连忠通知的驻军代表还未回来。我还未立下后，就发现有几个保安兵在我的住处找我，因我不在就回去了。接着又有几个保安兵到我住处来，把我的骡子牵走了，马夫也被他们逮走了。这说明保五团已公开叛变，且已对我军代表下了毒手。在此紧急关头，我命令立即往后山撤走。我们一行十人赶着夜幕，翻越背后的大山，走了一段崎岖小路，下到一个比较宽阔又有森林覆盖的大石坑内隐蔽下来（张振甲同志讲，此地叫过路沟）。4月6日天刚蒙蒙亮，我们被当地的一个苗族壮汉发现了（注：此人叫杨顺成，参加工作后任阳长区委副书记、县民委主任，已退休）。为了不让敌人发现我们，在弄不清其身份的情况下，我们把他扣了起来，并用军装把他穿的苗族服装换下，由郭持平同志化装出去侦察敌情。约三个小时，郭持平同志侦察回来了。他查明：我军代表已落入魔网，叛军已撤出阳长（注：驻保五团的军代表脱险三人，即

孙连忠，因去通知军代表时，发现保五团已向军代表下毒手，他即泅过阳长大河脱险；刘福山同志是被逮走关押中挣断绳索脱险；唐迪生同志是在刑场上跳洞后三天爬出脱险）。虽然已查清楚了情况，但应该说还未离开险区，暂时还得隐蔽以待援军。当时我们对那个苗族壮汉认真地审查，发现他是一个苦大仇深渴望解放的好人。即安排他出去为我们侦察敌情，了解我军从水城开来的情况。他出去不久，又送些包谷饭来给我们吃，我们给他两块小洋作谢。下午他来报告说：穿着黄衣服，戴红五星的解放军过来了。我们就到阳长大桥边与我军会合，共同抵抗叛军。经与叛军三天三夜的战斗，付出了很大的代价，终于突出重围，开到了毕节的宋伍。我们驻 271 师的军代表，也回到了原来各自的工作岗位。

他介绍完在阳长脱险的这段史实后，又继续回忆说：

271 师的参谋长刘剑锋及师的那一摊子人，结果都同罗湘培叛变了。之后，我军 45 师奉令对其追剿，先收复纳雍县城，继而发扬了“宜将剩勇追穷寇”的精神，攻克了水城蚌井洞，活捉了刘剑锋。把他关押在毕节期间，他的妻子还来找我保他。但我没有向她表示任何态度。为弄清当时刘剑锋叛变的内幕，我提审刘剑锋时，他说：是罗湘培迫他叛变的，他不叛变，罗湘培就威胁他说：“你走你的路，我走我的路，大家走着瞧。”我问他：在阳长我的骡子是谁牵走的？我的马夫是谁逮走的？刘答：“都是罗湘培派人干的。”我又去找起义后坚决同我们走一条路的刘鹤鸣，问清刘剑锋的情况。刘鹤鸣说：“271 师的叛变主要还是罗湘培策划搞的。”

在文化大革命期间，马守约在贵阳被斗，外调人员来找我证明他在阳长救我的情况，我如实地写了证明。四年前，何克

孝的外调人员也来找我，我也如实地作了证明。

原载《毕节党史资料通讯》1991年1期

解放军在左鸬戛痛歼叛匪李成举

饶 贤 才

贵州保安 271 师保一团团长李成举，于 1950 年 4 月初在纳雍县城叛变，被叛匪“八兵团”司令罗湘培封为 22 军军长兼 64 师师长。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五师收复纳雍后，对盘踞在纳、水、织三县城乡的叛军和土匪武装进行清剿。李匪数被我军围歼，其大部已被消灭。

1950 年 6 月 19 日，李成举带领残部 300 余人，迂回路过水城南开与纳雍治昆交界的马鬃岭，妄图经纳雍县属左鸬戛，再前往赫章属折雄与匪首安九林、邓秉章靠拢，赖以苟延残喘。由于路径不熟，就抓马鬃岭的农民吕十保和金全英（女）二人带路，当天宿营于纳雍县治昆乡（旧乡）的左鸬戛坝子。

李成举的这支匪军虽有 300 余名，由于几经我军打击，再加上伤兵员未得到治疗和饥饿疲劳等原因，早已溃不成军。但他们一进左鸬戛坝子，仍凶神恶煞地抢劫群众的财物。有的去捉鸡杀；有的去胁迫老百姓给他们推包谷煮饭，弄得整个村寨鸡犬不宁。其中一部分饿得连气都喘不过来，一到寨子就躺下了，嘴里虽不停地咒骂李成举，但谁也没有勇气离开。

李成举认为左鸬戛这个地方可以隐藏一段时间，立即把他的司令部设在保国民小学侧面金家的屋子里。刚住下，他就带领几个随从到距住处不远的水淹坝找旧乡长金绍安要粮要款。金一面对杨成举阿谀逢迎，表示效忠党国，答应第二天就派粮

派款，保证军需；一面向李成举建议说：解放军神出鬼没，要提防万一。李成举说：我们是转弯抹角来到这里的，已把解放军甩在百里之外了，量他们找不到。我们在这里把部队休整以后，就到赫章与大部队集结，共同对付解放军。

中国人民解放为了干净、彻底地消灭从水城溃逃的李成举匪部，一直派 30 人组成的精锐小分队跟踪。当小分队追至马鬃岭，进入纳海境内的深山密林时，李匪的行踪断了线。为找到李匪的下落，他们立即深入村寨侦察。这时恰遇被李匪强迫带路脱险回来的吕十保和金全英二人。解放军查明二人的身份后，即向他俩了解李匪的线索，他们毫无顾忌地把被李匪强迫带路的详细情况作了叙述，并表示愿为解放军当向导。

解放军至左峨坝子时，已夜深人静，他们首先把寨子包围起来，并判断李成举的司令部一定在寨子中间亮着灯火的人家（肖大文家），于是立即开始战斗。我军的机枪、冲锋枪、步枪一响，叛军中有一名军官出屋命令王排长开枪，话音未了，这个军官就被我军击毙。李匪部因迭遭我军痛击，已成惊弓之鸟，听到枪声即狼奔豕突乱成一团，大多数丢枪弃弹抱头鼠窜，各自逃命。我军战至天明，击毙匪兵多名，活捉水城匪首钱华，俘敌 40 多名，但罪魁祸首李成举再次逃脱了。

饶贤才同志于 1989 年来稿
文史委于 1991 年 3 月整理

叛军保一团团长李成举的可耻下场

王景才

保一团团长李成举，是织金县猪场人，贵州讲武学堂毕业。罗湘培任贵州保安第四团团长期间，该任罗的学兵大队长，后任贵州保安 271 师保一团团长。1949 年 12 月，保一团、保五团和保六团一起，随 271 师师长刘鹤鸣起义，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毕节军分区节制。保一团先驻郎岱县岩脚（今六枝特区岩脚），保六团从纳雍县城开驻织金后，才调保一团驻纳雍。该团与保五团、保六团一样，起义后仍坚持其反动立场，常保持与台湾蒋介石的流亡政权联系，在台湾蒋介石的指挥下，暗中（叛变前）支持纳雍境内的地主、土匪武装在武佐、乐治、东城等地攻打和杀害我征粮部队和农协会员。后在其旧上司保安独二师师长罗湘培的策动下，于 1950 年 4 月初在纳雍县城叛变，攻打我驻军 141 团三营和纳雍县人民政府，被我军击败后退到居仁鸡场。1950 年 4 月 4 日夜从鸡场起程偷越纳雍县城以北的龙背梁子上法地到沙木箐，于同月 6 日到鬃岭乡拢卧参加罗湘培指挥的保十二团、保五团和土匪武装安庆吾、余跃先等 5000 余人，伏击我军 141 团一营和水城县政府等，经三日战斗，我军从以角河头上突围开到毕节。

李成举参加阳长战斗后，派三营李雄武盘踞纳雍县城（我县政府和军队已奉令撤毕节），他带领一、二营到织金县属吹笙狗场一带盘踞。罗湘培在纳雍成立叛匪“八兵团”时，委李成

举为22军军长兼64师师长。同年6月被我军45师134、135团围歼，李带领残部逃窜赫章。赫章合围战中，逃窜到纳雍县治昆区的左鸣夏，妄图折回赫章与匪首安九林、林秉章靠拢。在左鸣夏又再次遭我军围歼，李成举又再次逃跑了。

李成举逃脱后，知其末日来临，即化整为零，带着一名附官逃到昆明市隐蔽下来。

纳雍的叛匪首和土匪头子在中国人民解放军45师师直及135团、47师的141团的追剿下，截至1950年底已基本歼灭，主要匪首如保安独二师师长、叛军“八兵团”司令罗湘培（自杀）、黔西北行署副主任、毕节行政督察专员廖新序、南京政府特派员、中统少将特务桂永昌、保六团团长蔡国祥、保十二团团长王孝传、以及匪首杨正斌、安庆吾等，均先后落网被正法，唯李成举下落不明。对此纳雍的群众议论纷纷，有的说李成举已跑到外国去了，有的说是服毒自杀了等等。但是否属实还是一个谜。1990年《普定文史资料》第二辑出版后，内载原普定县长岳光写的《普定县解放初期的回忆》一文记载“在清匪中，我们所消灭的土匪约八千多人，被杀掉的匪团长李成举等连以上匪首共280多人。”于是，笔者1991年3月14日到普定县人民法院调查查明：1952年上半年，李成举在昆明市被其附官告密被捕。审讯中李自称为旧军官，家住普定，因叛变潜逃昆明。昆明市公安局就此通知普定县公安局。普定县公安局明知其系织金人，但因李的部属曾攻打过普定县普郎区，李在普定有民愤，即前往押到普定。审讯时李成举要求说：“我在织金、纳雍、水城、赫章、普定都犯有罪，我欠这些地方人民的血债太多，但我可以偿还的只有一条老命，把我解决在哪个县都可以，但我要求在普定解决”。普定县报经安顺地区政法部门批准，于1952

年5月1日枪决在普定县城的塔山脚。这就在纳雍县城组织叛变的叛军保一连连长李成举的可耻下场。

1991年4月稿